

# 人约黄昏后

王慧



怡霖作品

魅与痛，一半是火焰，一半是秋阳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  
XIAMEN UNIVERSITY PRESS

国家一级出版社  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# 人约黄昏后



怡霖作品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  
XIAMEN UNIVERSITY PRESS

国家一级出版社  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人约黄昏后/怡霖著. — 厦门:厦门大学出版社,2012.10

ISBN 978-7-5615-4400-6

I. ①人… II. ①怡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23625 号

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 邮编:361008)

<http://www.xmupress.com>

[xmup@xmupress.com](mailto:xmup@xmupress.com)

厦门市明亮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×960 1/16 印张:19 插页:3

字数:200 千字

定价: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



# 怡霖散文：暖色调的情感天籁

——序《人约黄昏后》

白 描

很多作家都有自己坚守的生活领地和感情领地。这个圣洁的领地孕育了无限的血缘和对于生命的热切幻想，有暗河与血管相通，有脐带与泥土相连，带着母体的热度，又承继了祖辈的遗传密码。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区域，喜悦、痛楚、甜蜜、苦涩、激越、悸动、哭、笑、欢跃、呐喊……人类这些极端感知和浓烈情绪时时汇集于这个共鸣区，它是生命的载体，又是生命的内容，更是生命的灵魂和精神的所在地。

怡霖的散文中就有着这样一个广袤的情感区域，从情绪色彩来说应该归入暖色调，她给人以温馨、柔软，给人以缅怀、追溯，能够感受她的温度，又能够触摸她的隐痛。她在这种暖色的情感中寻觅，游走，以她独有的细腻和敏感，以她宽厚的悲悯和温情，实现着对自我的释放和救赎。她以她的文字记忆和重温她的没有终点的情感长征。在她的散文中，外公、父亲，祖母、母亲，姐姐、女儿，提着竹篮的阿姨，“腌制的野姜”，“灶中的锅巴”，“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花”，“一张



越剧唱片”，女儿手中的蚕宝宝，都构成了坚实的情感支撑，打上了她的胎记，谁也无法将他们分解，更无法漠视。甚至文章的标题，例如《路那头的颤栗》、《那年豆花香》、《温暖的隐痛》……都在传达一种情感浓酽的信号，就像一杯珍藏多年的美酒，未及唇边，早已让她的醇香微醺了。乡音和母语，亲情和乡情，重合，叠加，交汇成一曲绵长的情感天籁。这些都是真实的，真切的，没有发酵粉，没有添加剂，原始而拙朴地呈现。这是一条无法更改的情感河流，有注定的发源地，有必然的流域，有虔诚的走向。在《情花》、《情潭》中，这种暖色调不只停留在温暖上，而是变成了炽烈的火焰，她在舞蹈，她在燃烧，她更在涅槃。“在时光的隧道中，我的骨头醒着，为的是聆听你的脚步；我的身体醒着，为的是等待你的亲近；我的思想醒着，为的是迎接你灵犀的飞渡。”“请在黑夜里等我，我会是你的火焰。请在黎明时等我，我会是你的晓星。”伫立在她波涛汹涌的感情岸边，唯有感受她灵魂的颤栗，血管的搏动，以及神经末梢的温度。你就像《起舞》中的那群女人，“外婆，母亲与我”，因为越剧，“时而开怀大笑，时而低泣拭泪”。你不再是一个旁观者，而是成了怡霖散文中情感长河里的涉水者。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条只属于他自己的河流，你走进了这条河流，你无法拒绝对这种身份的认同。

但怡霖不是一个泛情者。她的暖色调并非粉饰情感，也不是小资形态的矫情，而是在于她对苦难的超越，在于她没有将苦难的痛楚传染给别人。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有着各自无法言说的痛，有着无法承受的生活之重，作为作家的怡霖，秉承了母亲的隐忍和善良，秉承了健康和乐观的心态，给人的始终都是阳光和微笑。“有一回，



娘亲口告诉我，她多想一辈子仅唤一个人为娘。”即便这样，可在寒夜，母亲坚持“用她的体温烘暖我的冰冷”。也许正是母亲的这种温暖，让怡霖有了焕发不尽的热度和光亮，这也构成了她情感抒写的独特魅力。

怡霖散文的暖意还表现在她对人性的剖析和批判。在《狼族》、《猴性》等篇章中，她揭示了动物和人类的相似性，挖掘两者在人性上的共同点，诸如智慧、凶残、勇敢、阴暗、团结、自私……给人以自我审视，给人以善意的批评及警醒。在《苍穹之王》中，她记录了一个鹰孩的故事，“有一天，雌鹰告诉他：‘你属于人类，我们脚下这片被沙漠埋没着的大地就是你的故乡，风口处有一个大洞，如果你能堵住那个大洞，你的村民就会摆脱苦难获救。’鹰孩就朝那个风口飞去，并最终到达那里，用自己的翅膀堵住了那个巨大的黑洞。”这个故事蕴含了巨大的牺牲精神和感人至深的悲悯情怀，怡霖将她暖意融融的情感抒写提升到了一个深远的高度，一个更广阔的空间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怡霖的文字是她人生中一次不止于生命的精神突围，已经超越了生命本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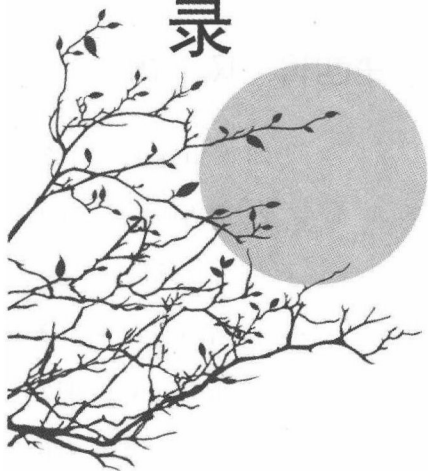
怡霖是个勤奋的作家，短短几年时间出了数部散文集。从《岁月追风人》、《月上柳梢头》，到《追梦霞满天》，再到手头这本《人约黄昏后》，怡霖走过了一条清晰而坚实的写作之路。怡霖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五期高研班学员，作为她的师长，我期望也有理由相信她走得更快，更远。怡霖诚恳地邀请我为她的新书作序，我欣然从之。

（白描：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、著名作家）



1

# 目录



## 第一辑 牵 挂

- 01 声声慢 / 3
- 02 温暖的隐痛 / 8
- 03 路那头的颤栗 / 13
- 04 那年豆花香 / 16
- 05 起舞 / 20
- 06 圣洁的柔软 / 24
- 07 捡拾吉祥 / 30
- 08 异地的行走 / 33
- 09 一个女人的乡愁 / 38
- 10 妆成每被秋娘妒 / 41
- 11 情牵竹篮 / 45
- 12 每扇门开着 / 49

## 第二辑 呢 喃

- 13 情花 / 63
- 14 情潭 / 92

## 第三辑 精 灵

- 15 苍穹之王 / 105

16 鼠之联想 / 116

17 狼族 / 121

18 猴性 / 131

19 少年伙伴 / 143

## 第四辑 风 语

20 泰山观瀑 / 155

21 镜泊照影 / 160

22 九寨瀑韵 / 164

23 鼎湖洗心 / 168

24 崂山读瀑 / 172

25 长白飞瀑 / 176

26 星之绪 / 179

27 月之绪 / 182

28 牵牛花 / 191

29 浪漫诱惑东坪山 / 194

30 风情万种话平和 / 198

31 梦回同里长相思 / 202

32 桐花情愫深几许 / 206

目

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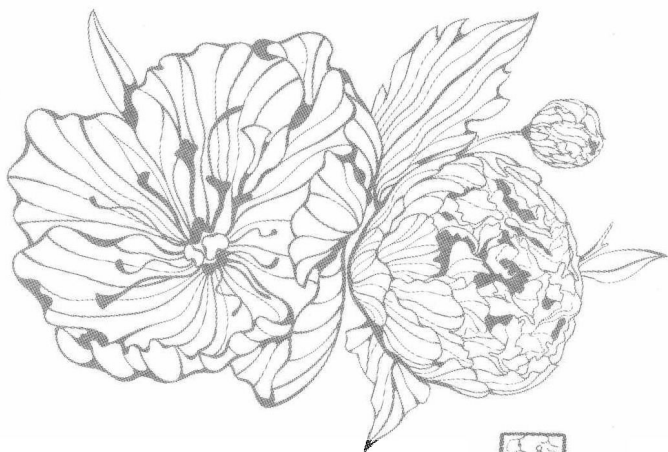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## 第五辑 梦 回

- 33 情系北戴河 / 215
- 34 后海徜徉 / 248
- 35 空号的快递 / 251
- 36 意外 / 254
- 37 欲望 / 257
- 38 同鱼骨飞翔 / 260
- 39 一个叫金山的故乡 / 266
- 40 尝试 / 270
- 41 相思满山 / 278
- 
- 人性、尊严、信仰和爱(跋)/丁一 / 283



# 牵挂

声声慢  
温暖的隐痛  
路那头的颤栗  
那年豆花香  
起舞  
圣洁的柔软  
捡拾吉祥  
异地的行走  
一个女人的乡愁  
妆成每被秋娘妒  
情牵竹篮  
每扇门开着







## 01 声声慢

3

春风拂绿，春光明媚，草长莺飞、蝶舞蜂鸣。又是一年一度清明节，每年这个时候，是我心中最纠结最疼痛的日子。母亲过世整整十年了，我始终未能走出自责的阴影。

十年前的端午节，母亲得知我身疾卧床，即日动身，千里奔波到漳州，为我侍食熬药。在去菜场的一个清晨，命丧车轮。那些日子里，我悲痛欲绝，彻夜难眠，以泪洗面，浑身不停地发颤，原本多年来均保持一百斤左右的身体忽而消瘦至八十多斤。

我甚至不敢站立阳台目视前面的马路，虽然不曾目睹母亲僵瘫在街的情景，却想象着母亲遭遇那一刻的不甘以及对人世的留恋。不敢关灯独对，怀抱母亲的遗物，几度欲随母亲而去。母亲临火化时，工作人员取下她颈项上的一条翡翠金项链，我阻止继续取她指间那枚金戒指；因为她的指节因多年的辛劳显得特别的粗，便让它随娘而去。我握住那僵硬成钢般的手。那是一双布满皱纹、老茧和伤痕的手，上面刻着为了不是母亲的母亲不是婆婆的婆婆、既为人女又为



人媳而遭受苦难辛酸的印迹。

往事历历在目。祖母年轻时生活相当不错，祖父任大队会计，因为不曾生育，才将母亲从外公家里带来作养女。虽说不是亲生，但祖母视其为命，宠若掌上明珠，小时候的母亲极尽享受了浓情厚爱。母亲真正的灾难实则成婚后开始。父亲是个上门女婿，愚拙而墨守成规，只会蛮干粗活。祖母生性霸道，占尽上风，唯她是尊，使得母亲左右为难：一方面得听命循规蹈矩，另一方面又暗地维护丈夫的自尊。

姐与我相继出世，父亲私自做了结扎手术继而又劳动受伤，所有苦累活全压在母亲身上。母亲不仅要参加劳动赚工分，自留地又得耕种抢收，操持繁重的家务之外，还得侍奉在床的养母与丈夫，母亲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。祖母心头溢满没有男孙的怨愤，那根长长的烟管，成为父母心头恐惧的魔棒。

记忆中有一段时间，母亲宁愿拼命地在外挑沙担土，不得已才颤颤抖抖走进家门。父亲因病休养，偶尔只能拄着拐杖做些轻活，祖母切齿冷眼，出语即伤人。父亲又是不开窍的葫芦，不知以柔攻坚，而是反唇相讥，无异火上加油，水火不容。父亲欲弃家返回原来亲人身边，老家除了更山区更贫困不说，那里也早已无他容身之所。奶奶早早过世，年迈的爷爷守着一间草棚陋舍，兄弟各立门户各扫门前雪，也无能相助。父亲户口一迁，田地随人，在那仅靠农田为生的年代，无房无田何以存活？祖母的骄蛮使父亲颜面尽失，却又无力另起炉灶。母亲成了日夜转动的机器，一家五口的生活，令她心力交瘁。父亲终于以自杀的方式来求得解脱。而他的“结束”，实则又是全家新的绝境开始。这种伤害，影响了每个人的一生。四个女性的家庭如



同尼姑庵，那是全家最艰难的六年。

母亲侍奉祖母十年如一日，端屎倒尿、喂饭擦背、梳头剪甲、苦心安慰。鸡啼三更，母亲的双手忙开了，悄悄起床，急急穿好那件缝了又缝的大开襟上衣，为我姐俩裹好被子，静静离开卧室奔向厨房。辰星未隐退，她就挑着水桶去后院取井水，然后开始生火做饭。母亲去盛米时，总是小心翼翼掀起泥盖，生怕惊醒熟睡中的我们。常见母亲舀米颇为犹豫，有时从淘米盆舀些回米缸，有时又从米缸舀出少许。

不懂事的我，哭闹着再也不吃地瓜稀饭。当米煮至米花时，母亲将米花捞出几勺到瓷杯，再用柴炭沿着瓷杯烤熟，瓷杯烤出来的米饭香喷喷，那是母亲为我做的天下最香美的“宫廷御饭”。而锅里继续烧的是地瓜饭，并且母亲特地加了碱粉。加了碱粉的米花如爆米花，非但清香好闻，更重要的是能够将米最大化，煮起来分量特别多，一小勺米就能煮一大锅。那时不懂母亲的苦，还取笑母亲有膨化米粒的神奇妙方，殊不知母亲是为了节约米而让米最大地发挥填腹功能。

母亲在一边煮饭的同时，另一锅是沸腾的猪食。猪食是母亲利用参加生产队劳动停工时，急匆匆地从田头地尾采摘的野菜。原本野菜可以就生喂食，但是母亲为了一年能够卖两回猪，势必让猪六个月就出栏，煮熟后喂食能够促进猪的食欲与消化，长起来也就快。忙好了厨房，母亲赤裸着双脚从猪栏里取肥挑往自留地。首先是摘菜，继而除草、铲土、下肥。完事后带上菜奔回家炒好，再给奶奶打洗脸水，梳洗喂饭。趁着喂猪喂兔间档自己胡乱叨几口，又背上农具赶上生产队出工的队伍。就是这样，她的手还少有空闲，有时候她一边急走一边还在为我们团毛线。夜间，母亲的腿脚与手指，时常抽筋；



腿肚肌肉收缩成坚块，却不敢喊出声。朦胧中我见母亲艰难地移步下床，一手扶住床沿，一手竭力摩擦，双脚奋蹬。母亲如此吃苦而顽强的情景，在我心中长久萦绕。

母亲最巴望春季了。生产队播下谷种不消几日，在尚未发芽时，为了防止麻雀偷食谷种，队长须安排社员驱雀。尽管这种安闲轻松的活不是每年都能轮到，好心的队长偶尔也会安排给母亲。这时，母亲会多扎几个稻草人拴在田间绳子上，再安插几个在田埂上；一旦看见有麻雀飞过来，母亲一边举起长长的竹竿作舞势，一边张口作长哨声，借此吓走雀贼。母亲见田间太平后，就可私下织毛衣，绑鞋垫。好几回，趁母亲忙于赶雀时，我偷帮了几针，母亲居然没发现，直到后来我主动“自首”，母亲还直夸我小手灵巧。这时，我就双手扶着母亲的肩，边捶边撒娇。

夏枯草生长在山岭陡崖上。毒日猛炙着我们，母亲背着麻袋，翻过一坡又一坡，将绵柔柔的夏枯草采进麻袋。她弓着腰，肩上扁担的一头是夏枯草，另一头是拣来的松蛋。母亲的双手，粗糙得如晒干了的夏枯草与松蛋，是苦难生活镂出的印记。

秋临大地，山菊花像城里女人的香水，肆无忌惮地让山野沾上了芬芳，沁人心脾。母亲去采割山菊花，俨然一幅侠女穿戴，头顶笠帽，身系草绳，腰别柴刀。她将山菊花连茎一起割来，菊花卖钱，菊茎烧炉，一举两得。

母亲虽然大字不识几个，却会写自己的名字。因为她自己名字中有个“囡”，也以“小囡”叫唤我，直到我成为人母，也是不更叫法。小时觉得母亲怎如此的土，如今回想起来是沉浸了多深的爱意与浓情。



冬雪茫茫，寒气逼人。母亲坐在一个小炉旁，在八仙桌上修改亲戚家送的旧棉袄。母亲将旧袄一针针拆开，剪短几寸，在前后两边加进几团棉花，又一针针缝合。亲眼看见母亲，将一床破旧的蓝底白花被，剪下部分，双层合一，缝补在她自己几番修制的卫生衣上。

好在到了1982年国家政策发生变化，按人口分田地到个人，耕种由自己支配。在这节骨眼上，祖母看中了邻居潘家的老二，欲将对方人赘与大孙女婚配。姐姐当年才十五岁，哪懂什么婚姻，只以为来个哥哥帮忙耕田砍柴。

邻居潘家四子一女，相貌最出色的就是老二，清俊斯文，腼腆稳重，托人媒介，不料潘家也存此念想，于是一拍即合。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，两家人请了重要的亲戚，各自分坐堂屋，无任何手续也无任何操办就算达成了“过户”。从此尼姑庵不再，我与姐姐有了哥哥。

哥进门时，母亲已经还清了所有父亲遗留下的债务，并且视如己出，甚至从此将所有的家当都注上哥的名字。这让哥很有归属感，更有成就感。哥对祖母对母亲唤得格外亲甜，使得祖母逢人便夸，见人即赞。哥的诚实勤快很得人心，同村老少无不称道。自那时起，坊邻伙伴再也不敢冷语相欺、恶行相加。姐姐长至十八岁，遂奉祖母之命与哥成亲，从此哥哥成了我的姐夫；但我直至今日也以哥相唤，不曾叫过姐夫一回。

姐夫的加入是我们家的幸运。姐夫来到我们家也是幸运的，他享尽了尊严与疼爱。母亲那双终日劳碌四季不曾停歇的手，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坚固安定的家园，牵引着我走向人生征途。母亲的手如一团火焰，辉煌我一生。



## 02 温暖的隐痛

除夕,是个温暖的词语。无论是在外漂泊的游子,还是驻守在家的亲人,一年到头盼望的,就是这一日的天伦之乐。这一天代表游子归家;这一天代表亲人相聚;这一天代表除旧迎新;这一天代表抛却所有的哀伤与不悦。每个人的心情就是炉子的柴火,红旺旺的,就是灶上的油锅,滚烫滚烫的。

家家户户一早就围着灶台不停地忙碌,切、削、揉、捏、剁,案板始终疼痛地叫喊着,锋刀始终欢乐地吟唱着,那是人们心头最激奋的歌谣。热腾的白气飞舞在整个厨房,它们有的从细微的门缝中潜逃,有的从烟囱的壁墙凌空驾腾,有的则痴缠成一团嬉戏。煎、熬、炸、炒、蒸,炉锅全然没有丝毫喘息之机。淡、甜、酸、辣,摆满灶板。

记得那年买不起过年货,母亲只能将自家养的一只鹅杀了过年。可我终是不舍,因为鹅是我喂大的。鹅每天看见我放学回家便亲昵扬长脖子急切地欢呼我,仿佛我是它的救星。我会马上放它出窝,带着它去棚舍牵了牛,一边赶鹅一边牵着牛,慢悠悠地走在门口的机耕

